gustav / December 03, 2010 12:57PM
高振農：呂澂對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
《普門學報》第 3 期 / 2001 年 5 月

文摘 / 呂澂對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

ISSN：1609-476X

[[url=http://docs.google.com/viewer?a=v&q=cache:TR4O2jNhKSsJ:enlight.lib.ntu.edu.tw/FULLTEXT/JR-MAG/mag202111.pdf+%E5%91%82%E6%BE%82%E4%BD%9B%E5%AD%B8%E8%AB%96%E8%91%97%E9%81%B8%E9%9B%86&hl=zh-TW&gl=tw&pid=bl&srcid=ADGEESiPzUE81Lsl4bdI0xk4u79HcmgVRwWQtoswljNrTjF_HQMW5s-gEJMwTPryR4KmKmj-gfkfF9AC72kIYPtRHPA-gQ_6ecfv9hgBFrcAl4SYEduj0RsVwdCUg7GMSBPrbZCGkUAv&sig=AHIEtbRaI_9fx4zaj7ZVTkgg5onk9Cs4Mg]全文連結[/url]]

【文摘】

呂澂對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

高振農

上海佛學院副院長

呂澂是海內外一致公認的著名佛教學者。他畢生從事佛學研究，著作等身，貢獻巨大。由於他精通英、日、梵、巴（巴利文）、藏等多種文字，所以對印度佛學、中國漢地佛學和西藏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。他以佛學為科學研究對象，在研究方法上勇於探索和創新，終於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，在整理和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，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。特別是他善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，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，也不墨守中國學者的成規。他有目的、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，特別是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，作為思想資料，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。

自隋唐以來，一般佛學研究都是就翻譯過來的漢文典籍進行的。由於翻譯上的困難和傳抄中的錯訛，佛教經論中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，長期得不到解決；也有因義理上理解的不同，而形成各家學說上的分歧，因此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呂澂在佛學研究上努力創新，並取得

了顯著成就。他通過長期的研究實踐，認識到佛學思想本身帶有非常複雜的性質。一方面佛學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傳過程中，就不斷有所發展和變化；另一方面佛學傳到中國來，其經典由梵文、巴利文而譯為漢文、藏文，錯訛和疏漏在所難免，其思想也因時因地而不斷有所演變和發展。不弄清楚這些情況和變化，不掌握佛學思想發展的規律，就很難搞清楚佛學思想的本來面目。因此，他感到研究佛學，必須立足於世界範圍，應該把世界各國的佛教，無論是古代的，還是近代的，都應當作為一個整體，系統地加以考察、比較，從中找出其異同之點，糾正其錯訛之處，尋求其發展和演變的規律。

由於他精通英、日、梵、巴（巴利文）、藏等各種文字，所以就利用梵文、巴利文和藏文等資料，對勘漢譯佛典，從中鑑別真偽，考訂異亂，糾正錯訛，補正缺失，做到了「冶梵、巴、漢、藏於一爐」，從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。他在支那內學院期間，除了利用梵、巴、藏資料勘印佛典，整理編印出三輯《藏要》之外，還在佛典和教義的考訂辨偽方面，作出了優異的成績。例如，他採用「點記說」，推定佛滅年代為公元前四八六年。他根據《瑜伽師地論》中所引《雜阿含經本母》，對《雜阿含經》逐一加以訂正，調整了文段次第，使得其文可讀，其義可詳。他對《四十二章經》從學說淵源上加以刊定，指出此經

不是最初傳來的經，更不是直接的譯本，可說是《法句經》的抄本。此外，他還對《牟子理惑論》、《楞嚴經》和《大乘起信論》等進行了考證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撰著的《印度

佛學源流略講》和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兩本著作，是他晚年佛學研究的最高成就。而一九九一年由齊魯書社出版的《呂澂佛學論著選集》五卷，則是他全部研究成果的匯集。

呂澂不僅在佛學研究上貢獻巨大，而且在培育佛學研究人才方面也成績斐然。本文主要是對他在培育佛學研究人才方面作些必要的論述。

Edited 2 time(s). Last edit at 12/03/2010 01:00PM by gustav.